



四朝聞見錄乙集

高宗駐蹕

龍泉葉

紹興

皇朝

御覽

高宗六龍飛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
 聖慮暨觀錢塘表裏江湖之勝則嘆曰吾舍此
 何適時呂公頤誥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虜人
 專以聖躬為言今駐蹕錢塘足以避其鋒伐其
 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檜
 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吏貶疏遣
 逐北人若奠都之計益決于帝而贊成於頤誥
 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益因定都從

而附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為玄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為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額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為太祖又以為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額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目鑿焉未知孰是今行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土阜為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問曰攻媿樓公齋宿丐詩以詠其

亭詩中用事最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母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益靈隱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即水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行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為武林餘脉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為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字季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諱之以陰陽風水之

書先生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
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狃而不利願博訪州
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
以同是得謫云辨正在丁儻黨議

錢塘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也士嘗圍視錢塘喟
然而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
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
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侷以容萬乘鎮厭
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

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草木之生日微於
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
建行宮於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說
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
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
不肯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
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
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
上書言事陳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奔名伏鹿
正門下王又短之以為欺君故遷都之說為世

笑至今日亮得以迂笑訖已者於地下矣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奏守唐氏上將寘唐于
理王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辨疏與考亭章俱取
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
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勦蘇蘇氏
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考亭
上書力办以謂至以臣得於師友之學以中傷
不報故終王之居位屢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趨
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准者異矣予嘗與

閻士同舟相與數歎息在之弗紹且謂在畫根
畫骨賣了武夷山閻士謂予曰子之鄉橐只是
賣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橐却賣了三座山蓋
指三山鄉橐謂梁成大也程源為伊川嫡孫笑
慘殊甚嘗驚米於臨安之新門之草橋後有數
之以干當路者著為通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
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留固除二今又以輪
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押地矣諸季
子孫惟呂氏未墜成公就子康年甲戌廷對真
之忠欲寘之狀頭同孫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

恐觸時政之忠固爭不從遂自甲寅乙文忠嘗
出其副示予相太息公報俸命書市列之

吳雲壑

四民明高氏似孫號疎寮寮由校中秘書授徽倅
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路魏雲壑以詩曰四朝
渥遇髮微絲多思榮世四知長樂花深眷侍
晏重幸香煖夕論詩黃金籛滿無心爰右錦囊
歸有事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
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揮王明
清曉得王大授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

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為
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
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必交者
迹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於
所聞矣公所居予舊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
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為燕坐處樓相值有亭
僅着賓主四人因城壘石曰南麓之後高數級
登汲於甕泄之以管淙淙環珮聲入方池池方
四五尺畫三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為囑臺下
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有臺入

洞門依雉堞有平垣可壇圖植碧桃有石可基
一生自西行有經亭曰物表亦先皇賜扁面直
吳山折曲旁轉入茶蘼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
曰定菴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
尺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鳥啼鶴唳寂為山林
公野服塵芥大條蒲履徜徉其間望之者疑為
仙雲公為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
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歲殿即命
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領聯及之
時
君已為直學趙欲待以直學士吳亦不難之憲

聖既御簾政趙公汝愚為相欲出公入通宮禁
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又求提舉
中秘書趙公俱難之趙旋物色韓侂胄憲聖表
孫也侂胄奉趙命唯謹雖一軼不以請趙公喜
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浸踈公侂胄知上之
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為義兄弟相得驩甚一
日謂德謙曰哥哥大勲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闔
官也有此例乎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
且宣麻矣王唯之以為疑何澹時為中丞侂胄
密諭之曰德謙若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

丞宜卷班已出翼日何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即合
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冑以泣曰
弟弟讓侂冑徐謂曰哥哥放心一略出北關
數里便有詔追只誤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
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冑蓋
常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侂冑皆自為矣
諫議大夫李洙誣趙不軌韓實嗾之李初未知
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
為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
韓亦先唱之以美官一詞曰屈髦與廉廣利妄議

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明皇不忠肅忠宗誅
於論寒之後是皆宗室之為相卒蹈譴何而置
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
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
外欲生事夷狄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
君固寵金虜又籍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
以無罪去者故誣以誣其之趙偕猶子崇齎赴
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矣舊交者石
湖宛公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於天性必
不出於侂冑所謂趙公舍宮使提省之職亦豈

無以處吳者予聞吳氏之說猶未知悉及會餘
於趙氏於真西山奧岩書院西山之子娶趙氏
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
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踈寮詩卷首稱之
曰儀同予編官制矣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
遇其子曆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
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成者以高氏為姓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堂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
謝之意故忠定誤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

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
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為券兒
去乳即以首飾蓋幣厚遺之故謂之陳謝韓後
聞其說笑建俗而心肯之故禍公者差輕嘉定
初號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教嘉定千言
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著以入卜得
遯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
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甚書教千言至以藁
上楊公既教為臣而歸雖不言事可也誠有所
論何為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

非門人之_去

吳雲壑

憲聖既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
大哥在時謂孝宗汝輩自此少出入庶免於干預內
廷之謗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論詩作字擊毬之外未
嘗訪以外事咨以國政問以人才公亦未嘗對
上及之也君臣之間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
上親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瑤兄弟皆以位曰
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瑤兄弟曰舅瑤猶
聖眷後苑安擲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
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綠陰中命
瑤足之公再拜授軍即書曰春歸萬卉今無幾
獨立清微笑閣風上稱歎久之憲聖於二王中
獨導孝宗以光皇為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

詠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酒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杭音額角中有刺字意棟罷軍員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迹其止宿飽道成嘗與之共食謂其體壯熟為傷寒道成成汗而異衾人即之職罵至以瓦礫詬群兒予嘗呼之但正日以視邈矣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為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於道中前邀王車衛者拽之王

問謂誰但稱連三王得三王得悟其兆縱使去既而大位命入宗禁賜命不拜而出道遇錢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請湖陳仙

今所謂仙蓋所陳也先皇為儲副日遺王門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絹汗衫繫小紅條見陳入避之徐遣召陳黃門設香案金屈卮酒金棊貯生果三釘炷香焚所問狀仙遂降於箕書光武已某年月日即大位黃門持已入出則就以酒營陳且贈金帛遺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寒光

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為恐蹈罔上之罪不暮年光皇得病蓋陳已前知於仙矣陳无弟能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靈於予它事不繫於國故不書

烏髭藥

光皇春然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重華從容啟上以有贈臣烏髭藥者臣未於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於天下何以此為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遐而後即授光皇以大位其晚履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慕達摩學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奏曰臣將謂陛下忘却頗稱旨光意蓋以孝宗即佛又烏問用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窞以陷人當其款說諷即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游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將以刪定面對為王信所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宗之端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端對
曰臣家於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岩名山勝利孰為
之冠之端對曰唯是萬年清國上大嘉難之端
遂階兩都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
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
千尺上質以何以驗之也毛對曰臣日斜視景
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為有道術善風鑑高宗間因大雪
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數襲為皇甫曰

先生何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
時逆亮謀南冠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有又自出山
來歸見上扣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為陛下
尋得今好孫媳婦上問謂誰則以慈懿皇后大
將之子生於營中生日之有黑鳳儀於營前大黑石
上人謂鳳寔鸞鷲右則元皇慈懿小字鳳娘盖
孝於此本后既為太子起至許太子左右於高孝
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為皇甫
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大媽媽聖即憲 螽斯之行
汝只管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真

欲廢之也。因驚憤疑其說出於憲聖。會光宗即位，大惡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去。其尤黠者首首級。或謂即陳源其黨亟奔訴於重華。急有數日，吾兒息怒。光宗雖即奉旨而詞色怒。加怒意欲它日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聞者三宮者。光適感心疾，久缺寒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賜，恐謂后所沮。故光皇問安，即面授之。宦官因見慈懿之太，上只寺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加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

上之未疾也，嘗獨幸叙景兩制，俱扈從。未吳瑤侍制，其疾在告。上將進酒於荼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堯。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重臣。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暨宣勸，以賜會上。怒未怠，以手顫怒觸卮於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總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游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聖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鷓鴣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鷓

不着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為提鷄故以此激太
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
詣北宮者至孝宗大漸終弗克執喪與憲聖垂歿
而莫嘗有藥皆后為后為宦者所誤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
禁林夜召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
賜必大坐上耳與黃門黃門出則奉金岳貯酒
瀉入金屈卮玉小椽貯棗用金線青窰器承以
玳瑁托中子設羊絃絲消有鑿酒僅一再行上
曰未及款曲必大歸詣其家數上之簡儉翌日
遂拜政地之云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一取旨光堯
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尔却議之上自此不
復敢言光堯每以張謨大計為辭謂上毋信其
虛名談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漫有一冊子
終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爵里書之若心許其
他日薦用者又鎔金盃與兵將官即以予之不知
官職是誰底金盃是誰底或者曰謂必有近習

讚浚於太上云

秦檜王繼先

臺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詛

揚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朕渡之初虜人退而群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剋即盡封群盜大者群王小亦節鉞朕所為自有者惟浙數群計猶未決今諸將盡平群盜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寬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難盡以西湖賜之曾不遇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於張說以質於秦檜之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謾以詔檜街之未有間令普安丁本生戚遂啖言者請上會普安解官持服

康盜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為侍從
力抗疏以為不及五十年必大壞壞極敝而不可
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
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未信其然至於
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時則價
又踴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為善善又有太
守自蜀來對以道間目繫楮踴為患上皆笑而
不已為罪云

憲聖不妬忌之行

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為天下母率多

遇魚貫以進即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
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
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勞其反與後進
者蓋朕甚有愧俟姐姐歸謂太爾其送已憲聖

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

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總一思之肚裡淚下臣

要誠勇不到此上為泣下行下愈以后為賢暨

太后既旋鸞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

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

無事稜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后吳妃服

勞滋久外庭之意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

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寔不欲

上遂批付外庭曰朕奉太母之命云云德妃吳氏

可立為后光皇策士遠開擁佑三朝之功云

周南吳中人游太學有時名然故任秩與水心

先生善既號為善類南嘗與鄭湜游既有奏教

未報南嘗見之為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

之意有司已第南為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

臣曰湜之疏入統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

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

續谷亭抄

林恬退之士可降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

為周述墓則以周南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

冠之誌首蓋周自為教官至於札中秘書皆未

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

真文忠公撰徐王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

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事吳中號為倚

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於上上屢遣使問

之皆有異遂召之至河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

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疾之對策中

謂雲漢昭回至施之同闢乞丐之小夫光皇惡

其評故因提疏以發之葛丞相邛時在位南疑其贊上邛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遠豫闕定省禮南亦有此說諸公云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於邛相流泊

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署刑政要亮奔君道師道以為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於末篇豈有在一月四朝為禮之說光皇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為第一及發卷首後亮大喜曰天下英才為朕所得詞臣行亮制

曰往贊侯藩姑猶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竒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末聯之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阜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己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籍人矣龍川獄事蓋天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有龍川雖不為進士一人其所上

阜陵三書詎可砥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
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爾水心進士
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稔嘗以龍川書氣掾對策
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為第一人阜陵
覺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
微矣笑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
耶有司遂以為亞

佑聖觀

古篆魏佑佑即右賜佑聖扁篆者為右陽明流固
爭以為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

之非篆古也識者為既從佑字即不當用篆觀
為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於雲端孝宗為之
拜跪既即大位賜邸為觀蓋龍潛初志也真聖
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
必從勤苑得身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於石蓋
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憤
不識禮義之謂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
百官班之原廟日音適是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

相多智班退即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原路廟
所出也莊文歸正與群試者會試者橫截莊衣
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群士遂即而折其
杖圖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疾蹙上甚痛之歲
當大比有姓黃氏人率其徒詣謁乞試同文館
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
袍也孝宗震怒勅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
竄入高麗國主用為相後以便事至闕見於孝
宗暨其主倦政遂授以國公

寧皇二屏

續谷亭抄

寧皇命二小黃門堂背二小屏前導其所重即
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折
二字為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
有苦通上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故
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衛黃衣至不之避
自以補草鳥澆浣細衣為便左右以至語激上則
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亂舊學於永如陳氏傳
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畫
可謂之請批以龍顏隆準相者為謂真老龍云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各游字當從觀乎至今謂
 觀去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
 而字其名曰公秦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
 新學行有詩說傳於世大率祖半山後已新法
 漫異公紹熙間已為浙漕鎮廣第一有司竟首
 秦熈賓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
 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於茶
 山魯文清宮其後冰寒於水之嘗從索岩張公
 游具知西柳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草
 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虜自商賈仙釋

續谷亭抄

詩人劉客矣無不編交游官劍南為歌詩皆寄意恢
 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尚乙其處而題
 之旋除刪定官賜第時得或疑其交游非論為
 類者所斥上怜其才旋即復用未內禪一日上
 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所上之除目自公而止
 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
 款洽以觴觶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知其仕誓
 不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
 為之出韓喜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琴阮翼
 起舞嘗公為詞有飛上錦裯紅錦之語又命公

勺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之
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畫勺且
謂掛題名韓求陸記之極復出不惟有愧於斯
泉且有愧成開成道士之先是慈福賜韓以南
園韓求記之公記之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
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
與上之倚公本自不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
謝事士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國
記豈取其笑諛言矣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欽公
以賜丙第人為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為歌

續谷亭抄

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詩以示其家之王
師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老翁則公之心方
暴白於易簣之時矣又有鄭棧者常第進士自
作南園記併磨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作鄭石
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蒲陽陳讜文人也翰是
壁以壽韓至刻金字于右石稱之曰我王有又某
人以錫事分題如錫福錫壽之類為詩以獻韓
敗有為陳瘞石於地者會搜地窖鏗然有聲則
陳石也遂為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
亭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水見朝宗之

句繼是猶無有未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為憾獨附韓一節為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耳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憇於廟下客即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灌足畢服紫窄持辦香以入宿翌朝就即熊迎謝笑語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

續谷亭抄

曰却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誠扣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楹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推之然壁堵飾猶濕與熊笑語甚懽酌謝酒至五爵謝與熊曰此處儒流清逸也子復自此弁矣熊與笑語甚懽極款茗畢即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遺僕就即偶與中秘書對熊恐以

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為是
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
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令會上賜曲晏語王以
兩制艱其選王遂重以熊荐旋進所投行卷上
即召克謂都省旋給札中秘序轉校書即時明
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
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知熊官舍
會熊直未上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
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文吏傳語謝新問恩校
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

精谷亭抄

可使人隨至秘書省要說話謝至秘書所與熊
酬酢與前夢無亮亮差熊已不記江都事謝遂語
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俊書校久不除官
以位貯炭某切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
猶未識中秘書越王識熊於百寮即至以應詔
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戲謝亦劇熊不與謝
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
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遇朝會

則立曰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烟則陪禮
矣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入表恭用故典召故相
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
詞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為勉留時相疑其迫已
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真翁只好莫
在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於燕居太息語子
勿弟曰吾與陳福公五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
人皆與曰此陳丞相所為稍拂公論則曰此史
某所為吾命招諤昔為布衣術者之爾

高宗知命

繡谷亭抄

高宗自能推歲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
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宗藥安遂定大統之奇高宗遜登
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命以不得日侍
定省為歎及內禪先皇寔憲聖所命孝宗遂得
日奉長樂極天下之卷畫人子之歡宮在東園
最近向決間即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
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卧看尤佳憲聖
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頻幸湖山重

為國費故國去在東門百歲而步適落成之頃做俱憲
聖駕幸有一門經通小東國多栢之上與憲聖相
視而泣連稱相似相幸園中獨不至此左右疑
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重為之感傷

攻愧樓之

攻愧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
獨因章國章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
敬之亦不以憾也攻愧久廢韓亦迫於公論欲
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
一帝書即召以矣親戚具道韓意於公三子弟從

續谷亭抄

容以白公欣然命具帝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
具矣公引帝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又兄事子
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偽楚邦昌
僭帝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
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之書示翁其書
中有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答邦昌書
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
拆視幸先為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

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
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以意安知不為新都之
漸力請貶在借號早迎康王不然勤兵十萬見
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浸
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為
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選李既罷政
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為群小之宗至
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馭檜之徒先是翁已亦
世收科非馭儉也茶山翁所居古百里而遙浮
溪汪氏本為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荐用汪

續谷亭抄

汪疑為翁所譖故極力誚之建炎兵事倥偬石
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統統總制額翁通承
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之費故未勉調度繁
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藁議公推剝蓋未知其子
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
知秀若李氏修四朝正史軍削曾及翁否翁藁
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燁補上庠生游邊
得官死於定海之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
嘗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頃宿醒猶
未解濡毫答曰堅問立就萬年未嘗加點上訝
一卷帝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者大加稱獎
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為詩仙親擢
首選^畫 貯唱賦詩上尤萬永張正謝畢遂謁秦桧
之語之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
可謂三絕又扣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
以對本社詩法顏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
占折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務
能參問前儒汲揚學詞翰愈工夫性個儻輕財

續谷亭抄

好施勇於為義為政平易民志之唯嗜酒好色
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賦謚孝祥拱笏
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謚誠有之賦
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寬之^置人以為誠非欺君者
真文忠公嘗謂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
綱大節處真是不放道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
已田百畝匯而為池園種芙蓉芍藥鷓鴣出沒
烟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
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張
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

堆金沙盞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群
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垣率皆類此嘗慕在
坡每作為詩文必問門人曰此東坡何如門人
以過東坡稱雖失太過然一亦天下奇男子也
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與南軒考亭先生為
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與琢磨以上續伊洛之
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見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
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則

續谷亭抄

捐其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早攝職玉堂
俱具創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
之奏已入慈明宸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
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
忠厚可隆佑親弟又號勲舊吳為憲聖猶子恐
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
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之
句云今其性矣寧不盡然先以制手攻媿樓公

公稱善改姓字為歸善字為隆志親宋子者善教他不應用往而重字但以筆為惟于客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過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亦蓋王方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寔閱其卷于殿闈出則以前三又相卷示予而亂其順序後其姓名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無盡用老歸宿儒遺論如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讀其一明國論國事為說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

續谷亭抄

謂議論於朝廷者其議以國論為室言以國事為是國欵任國事者參國論持國論者為辭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禮無如是以不如前卷如其說出於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而撫予背曰說得着得着蓋先卷乃李公晦方子所對而後卷即蒙齋也文忠欲寘李選而嗣列謂李公策不如袁策之合時無又欲寘呂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亦以說中書之務永清又用藝視問趙普天下何物敢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

政僅寔置第四徐既為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并
當其父嚟置希奕學於象山者為異端謂不宜寔
經惟

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何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
大受謂虜事以首謀為言通年前書宜勿用平
章銜以丞相代之謂陳虜問首謀則答以今已
避位蓋在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荐
者言召蕭山縣丞方信儒假檢詳出使信儒途
間具知虜欲先遣使於我此其力以困與虜交

續谷亭記

覆論辨九稱謂歲幣工地一如舊虜多為術明
困方然欲顯遂和何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賣和別
遣使命命過有所許謀虜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
復來虜許而津之韓惧方違留果別為遣使方
歸語韓之欲再遣方謂韓曰候儒既為朝廷萬
里行矣初蓋不憚死今具得虜要領即再往亦
決不死惟少遲信儒行虜如遣使來報且議平
章聽愚計韓疑其重於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
柝以代方柝詣虜廷惟貶刺地不從其說及再
往韓以誅九函韓首與易第為姪增幣重室皆

從之故虜遣諭成使來先是有言百友諸朝堂
集議韓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為姦凶已斃
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少韓首故
不足惜而國所為可惜章以語寢公之奮起曰
今日虜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虜要五輩要吾
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視公思亦謂一仇冑
臭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經呼省吏
爰紙揭於象觀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
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虜謀者
謂虜既受韓首諷之曰忠繆虞方之在虜中也

偽元帥責我失信據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
故我失信虜曰我何為失信方祿謂曰我之用
兵在某月爾之誘逆曦在某月以日月先後計
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虜非其探伺精的類若
此故語塞何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虜以失蜀
調方云似秦雖吾力隴蜀以肩亡方即應之曰
天以分南北時南比晉虜何元帥又謂方曰前
詩非劇爾國有三十年凡今一擲已失五十四
三州吾為爾國危矣方殺色非撓對以銜命在
此固未知夫蜀本末大元帥間諜明謀素明猶

未知我知所以立國乎群珠玉之富俱出於二
廣江西東則茶桑之陸海也雖東西則銅醴之
數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
所知也而况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葦蕭歲闢圩
闡浸廣雖不熟亦足以充數年矣浙東魚鹽之
富海藏山積食之無象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
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魚浙江淮之所入
故吾國之餘波常及於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
被蜀之為蜀號為三十五十四其才賦空吾國
者百不十一丘而僅足以為五十四五十年民

之用一有菜色或轉餽為白日饒風之提知不
為他人者凡少為民而已偽元帥嘉其力而怜
之故有儀秦之許方虜要吾以貶號割地方是
以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之于朝也芦陵命衣
劉魚亦任狹能力時劉崑山妻舍韓頗聞其名
論錢參政歐象祖風崑山令以礼羈縻劉勿使
去令輕于東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東使
別讒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吳不勝情
竭奩貲以結譽後朝廷現用國方王令小友也
不復敢扣錢劉賓客盡落竟鬱之以死

胡苑文鷄鷄色炭

予方修宣和沉腦燭事部遠讀王舟西侍郎奏劄又
知音時御炉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
桃文鷄鷄色王公諱剛中號竹南字居正嘗守
鑿琴遠當朝司狝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脩官行
朝日觀陛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
簡無異時遠官大姓之家有過於今日者陛下
倬國步之難猶有謙抑不皇之色此必有如龍司之
魚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輒得所降炭降封送
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辟蓋

續谷亭抄

不勝其擾矣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澈先閣朝奉郎論事當建炎初政指摘躬

貶許訖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奸

已陰用上首批子翼二子法子予嘗得東將臨刑家

信手手蹟時猶東在神初霄宮墨行整整區之家遍處事皆有

調理有知頃即受戮略無恠戚戰栗之意蓋東

漢人物也上大悔悟東贈諫訖澈延賜田以族其

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諧善

以先死伯彥補由東在竹拜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

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通遂非使
人主蒙拒誅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
何以為政若潛善韓固有知猶思延頤就戮而
伯彥軀韓固無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
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
其略曰大人之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用出處
云云惟爾東澈其歿布意于為忠臣乎雖然尔不
失為忠臣而天下後世願謂願服何如主也八年
于前茲一日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於哀
以彰于通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飛拒諫之主

續谷亭抄

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寔虧從
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嘆比下責躬之詔
敢為歸咎之文而論者謂安專宥密之司寔任
仰誠承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
明何卸無慮人之訖政使人重蒙拒諫之謗而朝
廷汚殺士之名仰觀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
而惕若撫往事以何違罪固在於朕躬謹難寬
於尔責蓋東澈書額攻黃汪為黃汪者正當上
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劓二子上儻不從以去為
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

不與汪黃公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為大比
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駢儷
崇觀無設詞學所以傲罷詞賦之夫而公已不
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之行勿值朝廷以王事
父子議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散精神晚而知悔
始從師友妄意竊經其於雕鐫緝綴之文未嘗
經意惟自昔國朝初無定法故臣得值以陞
下意志廣著之訓詞求之近傍固已非是若夫
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怡黃又中申述
司馬公詞制誥部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

續谷亭抄

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
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會用為中書舍
人餘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錦嘗試曾學有
司亦僅與申省文得典誥體時為安吉宰安吉
去行都之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
趨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
不習此直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
善矣陳正甫諱以詞學中等當考潘子高詞卷
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文
典書目自陳以長為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

其寓在玉堂臺潘性柔惟予知之陳潘文君不若潘君衣冠詞賦陳潘凡常行詞皆屬潘擬酒富甚嘗與予共酌於糧料院之雲根云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宋錫名文鑑除陳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駸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遂力辭怡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教篇已真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多恐不止

續谷亭抄

如何所選公遂并去乎

洪景廬編唐絕句

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適侍上語以言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將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也耶朕編也洪歸搜閱凡逾年僅得什之一二至於禪如說神仙怪誕歸人女子之故皆括而奏之迨明然御上固知不造所對教然亦嘉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秦夫人相黃青葛衫

秦松權傾天下然頗謹刈嫵故思陵春之雖松
死猶不釋小相燻嘗衣黃葛衫侍檜側撫之曰
侍橋側撫日之曰換了來燻未諭復衣黃葛松
瞪視之曰換白葛燻固請明可葛黃如貴賤所
通用松曰我與尔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
問夫人此曾食此否夫人對已食已久又魚視
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函以語
檜憲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為糟鮮魚大者
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無許多青魚夫
人誤爾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萬桐時有僧曰釋曰仙嘗
召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吳會二僧亦自京師
來欲見上未有間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
迎駕起灰上感昔重揮涕記之還宮即命黃門
召入黃門對以此願令習儀上曰朕旧所識縱
疎將何日僧徒固宜疎野黃門復奏時為入夕
必宣召僧徒之時上曰都此是翌欲召二僧入

道京師事與度南嶠^尚上甚悲且矣^喜由是宣召
無時二僧^真歸^規靈隱^疏地^地斷菴以老其徒不
能從上至遣使諭^僧靈隱僧之猶豫未奉命上降
黃檗任二僧所歎^欲為界靈隱僧快而從二僧有
宮今額可^為天申圓覺寺上既憊勤退處此宮間
乘小藤團龍肩輿憇其廬重華^華脫履^履萬乘亦修
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雲章于壁石云

黃振明琴被遇

琴師黃震後易名振明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
待詔御前日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

續谷亭抄

藝人語以爾子不足進於琴耶黃唱然歎曰^樂凡
年凡年^幾世^又這一個官家黃死遂^絕絃云

倪文節請以諫諍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
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
其可^為何^為歸^附答奏即報更^更志^志撰^撰聖旨杖背而^照時
山東歸^附務^者衣^衣衆^衆刑^刑襄^襄帥^帥臣^臣列^列強^強弩^弩射^射之^之便^便完^完慈
湖楊公簡^手疏其^以白^白上曰此^飛仁^仁術^術且^且失^失中
原^心以^以少^少緡^緡錢^錢賂^賂銀^銀石^石通^通進^進司^司吏^吏繳^繳進^進上^上重^重以
疏^疏諭^諭時^時相^相以^以容^容臣^臣契^契勘^勘復^復于^于上^上遂^遂止^止劄^劄下^下契^契銀

臺不應受餘友奏惟從有可也仍用治印吏法
治臺吏蓋旧與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
臺蓋已不復用與無從友亦納劄廟堂真文忠
以居王堂終明友飛正後當制有所可否亦止
入劄乞敷奏揭楊公急於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
與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而學問遠過于進士孝
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為之顧何釋于進士任子
嘗除韓權中書舍人旋以稱職為真自以門蔭

繡谷亭記

力辭然恥於右之一字繳諷名臣請進士去左
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著令云時有士人朱游
願任候侯多記問國謁入語韓云中書誤子位中
顧不榮於進士乎前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韓
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予既修參王謝西封完公中降炭樣為如胡堯紋鷄
鷓色蓋宣政事庭庭炎紹興猶襲用未改故竹西
力陳請罷去宣政其盛時宮中以沙陽花蠟燭無
香為恨遂用龍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

缺明而香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能進
此惟太后旋鑿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
故用宣殿故事僅列十教炬太后陽若不聞上
重奉危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原太后謂上曰
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株諸人閣分亦然上因
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虜間遁奔歸自言乎上上泣而
具記其^事遂命高士傑當主一時罷渥莫之前
也蓋徽宗僅有一女之存上待之故不忍落也

續谷亭抄

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
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
共卧吾視其殮且奠骨上以太母之愈寡姬於
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
恐其已之故文之以似上奉母命則故與之办
也五柔福自聞太后將還奎馭即已失病嘗以
厄師自隨或謂此厄曾事真帝姬故俗知疇若
帝姬俱上本宮中事何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
字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卷髹器物不堅寔故重
今謂之顏子生活

技術不遇

思陵有時百工技藝咸精故其能故扶技術者卒多
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荐於上之
以王故召見之見上則曰陛下克眉舜目禹背湯
肩上即駕吳曰到處將繼收來王又為于上之王
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德公大將
如何執祀王偶致恭客閩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
與國手教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奕言之翌日宣
喚國手夜以太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
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子御前饒我第一局

續谷亭抄

林第十局

卻又饒尔我與尔永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
說吾豈以女輕許國手寔未嘗有女之蓋教坊
妓也閩西朴而性直翌日王詔與國手奕上與
王視第一局閩西陽遜國手上拊衣起命王且
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閩西纔出
知為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劉錡邊報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收持戒日度江上以為憂劉
貴妃遣侍進曰劉錡安傳邊事部教官家煩惱上
正色責妃曰尔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尔

欺我者亦妃出不復為今葬西湖之曲憲聖嘗
從上航海倏虜騎數十輩掩至歎欲御舟后徐
發弓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於視
師之後後苦諫必往至跪奏曰若得後景尺五皂
紗必須一往妃不違聖后矣

陸石室

陸擬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神雋拔論議
侷儻尤好可詩少年以計偕入中辟法從見之
疑其可仙邀陸襟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于辟
從友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扣次

繡谷亭抄

科第則曰且先還山東讀陸大不意道人臨別揖
贈以粒并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真舟襦
帶果報罷垂起南歸舟楫汴鳳激浪怒舟不能
勝亟抽帶中舟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牽手謝
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
舟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舟歎欲濟之子
身飛濟舟用也陸方旋後道人再覓舟汴流急不
得語陸惘然而已歸用其說隱于大滌洞天
石室人曰石名以稱之居踰歲又有一道人訪
陸形貌不類疇惜以紳纏雙鬢垂背紳上繪八

卦於持惜氣揖陸曰平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
守榻不否陸難之道人又曰下借一榻即於寶
門之外竹林中否陸欣然予攬既得攬即視雲
漢仰卧唱散韻惜氣間作步虛散音節宛轉響
應山谷林鶴可之旋舞陸寢自若也迨曉道人
持攬謝陸長揖而制回首道人登堂前天柱峰
如飛頃在霄漢陸撫膺懲悔未已頃又有紗巾
白紵袍問大滌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語以早已
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重者即洞
仙陸猶不悟光克退處北宮思大滌雙逕之勝

先幸大滌道流請宮以端時憲聖亦侍為流結
卒起屋光克於駕上詔以今聞人不須這禮教
道流進天目木洞霄茶光克俱憲聖意甚遠宣
賜其從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
詩客否觀師憐陸乃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
數首太息曰布衣人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
宗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
必不要人知他無友職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
他出山却是苦他太上除以為然遂不以語孝
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謂神仙固不可測而

一日之頃不過三公亦翕矣夫陸竟終于石室云

開禧兵端

韓侂胄亟欲興師歸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

時為左史假尚書入虜中因伺為實張即韓之甥也

使事告旋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

容張歸即邀第亟問張明虜事張曰以某計之

虜未有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

所奏嗣古詣虜廷幾乎墜笏所居官韓敗張未

嘗以語人也韓後後又遣文遺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

續谷亭抄

力以虜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韓為讐言且有

內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名政府予嘗觀吳岩李

公壽題名金山之眉山李壽一携子宦塾有來

可謂名父子無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

四朝聞見錄卷乙集終



六月十九日池北卮言校過



六月十九日池北草堂校過



